

著 林 大 斯
題 問 義 主 寧 列

冊 分 四 第

行 印 社 振 興

列寧主義問題第四分冊目錄

太薄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三八九—四〇四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三九〇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三九二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三九五

結束語

四〇四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

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四〇五—四三一

(一) 「平衡」論

四〇七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四一〇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四一二

(四) 城市與鄉村

四一七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四二一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四二六

(七) 結論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四三〇
四三二—四三六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

四三七—四四四
四四五—四七一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
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四七二—四八四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四八五—五一〇

(一) 勞動力

四八六

(二) 工人工資

四八八

(三) 勞動組織

四九三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四九七

(五) 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轉變的徵象

五〇〇

(六) 論經濟核算制

五〇四

(七) 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五〇六

論波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五一—五二七

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過去的這一年，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條戰線上都發生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社會主義堅決進攻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個進攻底特點就是它使我們在我們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各個基本方面，都獲得了許多有決定意義的成功。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黨在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個階段中，是適當地利用了退却，以便在新經濟政策往後各階段中組織一個轉變，並對資本主義分子實行順利的進攻。

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說過：

「我們現在退却着，好像是向後退却，但我們這樣做，是譬如預備跳遠一樣，首先退後幾步，然後便向前猛進，更有力地跳往前去。僅僅是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在實行我們新經濟政策時，才向後退却過……以便在退却以後，開始一個最堅決的向前進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頁）。

過去的這一年底總結就是不容置疑地說明，黨在自己的工作中是順利執行着列寧這個極重要指示的。

如果拿過去這一年在對於我們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總結來說，那我們在這條戰線上進攻的成功，我們在這一年來的成績，就可歸納爲以下三個基本要點。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毫無疑義，我們的建設在最近這一年當中的最重要事實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根本的轉變。這個轉變是表現於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創造發起作用和雄偉勞動熱潮的擴展。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基本成績。

羣衆創造發起作用和勞動熱潮的擴展，是按着下面三個基本方向促成的：第一，是用發展自我批評的手段反對了束縛羣衆勞動發起作用和積極性的那種官僚主義；第二，是用進行社會主義競賽的手段反對了那些偷懶逃工，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分子；最後，第三，是用實行不斷生產制的辦法反對了生產中頑固守舊的惡習。結果，我們在勞動戰線上就獲得了極大的成績，其表現是在我們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到處都看得見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努力勞動和互相鼓勵的熱潮。而這個成績是有無限偉大的意義，因爲

只有千百萬羣衆底勞動高潮和勞動熱忱，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有蒸蒸日上之增長，而沒有這種增長，社會主義就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列寧說：

『勞動生產率，歸結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二頁）。

列寧根據這點，認為：

『我們應當充滿勞動熱忱、勞動意志和堅持精神，因為在目前，只有這樣，才可最迅速挽救工農，挽救國民經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七七頁）。

這就是列寧在黨面前所提出的任務。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執行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困難的。

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重要成績，就是如此。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黨底第二個成績，是與它這第一個成績有密切聯系的。黨底第二個成績，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中，大體上已經順利解決了重工業基本建築工程資金積累問題，實行了發展生產資料製造業的加快速度，造成了把我國變為五金國的前提。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基本成績。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我們在幾年以前，就已把它解決了。而重工業問題却比較困難，而且更加重要了。其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有巨量資金，而且工業落後國底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批的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其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我們如果不發展重工業，便不能建成任何工業，便不能實現任何工業化。既然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得到什麼長期的借款和若干長期的信貸，所以問題底緊張性對於我們是非常明顯的。各國資本家正是根據這點，所以不肯給予我們借款，不肯給予我們信貸，以為我們一定不能自力解決資金積累問題，一定會在重工業改造問題上遭受失敗，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求救，甘受他們盤剝的。

過去的這一年底總結在這方面是說明什麼呢？過去這一年總結底意義，就在它把資本家老爺們底盤算打得粉碎。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雖然我們蘇聯遇到明裏暗中的財政

封鎖，可是我們並沒有去受資本家們盤剝，却用我們自己所有的力量來順利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基礎。現在，甚至工人階級底死敵也不能否認這一點了。既然我們去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共有十六萬萬餘盧布，其中約有十三萬萬盧布是投入重工業的，而今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共有三十四萬萬餘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餘盧布是投入重工業的；既然我們去年大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三十，而今年大工業出產總量應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應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業建設資金積累問題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我們現在正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重工業，超過舊時的速度，剷除我們「歷來的」落後性，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五年計劃底預料在過去這一年已被超過執行，而資產階級「作家」所認為是「無法實現的夢想」，我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聞之心驚的五年計劃最高標準，事實上却成了五年計劃最低標準，這又何足奇怪呢？

列寧說：

「爲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我們若不挽救重工業，若不恢復重工業，便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我們若沒有工業，便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國

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爲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多麼激烈地規定了重工業資金積累的問題和黨在建設重工業方面的任務。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執行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一切困難的。

這當然不是說工業已經不會有嚴重的困難了。爲了建成重工業，不僅需要解決資金積累問題。爲了建成重工業，還必須解決幹部問題，這就是說：（1）我們要吸收成千成萬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技術人材和專門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我們要從工人階級中間培養新起的紅色技師和紅色專門家。如果資金積累問題可以說在大體上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問題却還亟待解決。而在現今工業技術改造時期，幹部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決定一切的問題。

列寧說：

「我們尚嫌不够的主要東西，就是文化程度和管理上的技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人材」（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頁）。

很明顯的，這裏所說的首先是「文化人材」問題，是爲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爲工業建設和工業管理事業供給幹部的問題。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雖然我們在資金積累方面已獲得了對於重工業有重要意義的極大成績，但在幹部問題尚未解決以前，是不可說重工業建成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的。

因此，黨底任務就是要切實實行解決幹部問題，無論如何都要佔領這個要塞。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成績，就是如此。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最後，就要說到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與上面兩個成績有密切聯系的。這裏所說的就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規模狹小的落後的個體農業，進到規模巨大的先進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農業機器站，進到基於新技術的農業勞動組合和集體農莊，以及各用數百架拖拉機和康拜因機武裝起來的巨大的蘇維埃農莊。黨在這裏的成績，就是我們把許多區裏的基本農民羣衆，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引上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舊的發展道路僅僅有利於少數富農資本家，而把大多數的農民却不得不忍受貧困的痛苦；新的發展道路是要把富豪資本家排擠出去，而把中農貧農從新武裝起來，用新工具把他們武裝起來，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把他們武裝

起來，使其能够擺脫貧困的境遇和富農的盤剝，而走上協同耕種，集體耕種的廣闊道路。黨底成績就是我們在農民中間造成了這個根本轉變，並引導廣大的貧農中農羣衆向前邁進，那怕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困難，那怕有富農和神父，以至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爲止的一切黑暗勢力拚命的反抗。

讓我們舉幾個數目字來說吧。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六百餘萬公擔（即三千六百餘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三百五十萬公擔（即二千餘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八十一萬六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八百萬公擔（約四千七百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一千三百萬公擔（約七千八百萬普特）。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按計劃規定，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三百二十八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一千八百萬公擔（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千九百萬公擔左右（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底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萬萬餘普特，即超過整個農業穀物商品總產量（即運出農村以外的穀物總量）百分之五十。

老實說，這樣飛快發展的速度，甚至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也未曾有過，而一般說

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是發展得很迅速的。

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巨大農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農業）是有偉大的前途，將顯出發展的奇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獲得這種空前的成功，自有許多原因，其中所應指出的，至少有以下幾點。

首先，這個成功是因為黨實行了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用培植合作運動的方法來把農民羣衆一貫引向集體農莊。這個成功是因為黨進行了一種順利鬥爭，一方面反對那些企圖跳過運動，用命令手段發展集體農莊的分子（『左的』清談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那些企圖把黨推向後退，甘作運動尾巴的分子（右傾糊塗蟲）。如果黨沒有執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會不能把集體農莊運動轉為農民本身真正羣衆的運動。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防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必須採取比較漸進的步驟；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共耕制，是很荒謬的；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共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鬥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

卷，第二五二頁。

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獲得了極大勝利，那就是因為它確切進行了列寧這一策略指示。

第二，農業建設事業獲得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正確估計到了農民日益需要新式農具和新式技術的情形，正確估計到了農民在保存舊式耕作方法時沒有任何出路的情形，也正因為它估計到了這一切，所以它及時給了農民多方的幫助；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和農業機器站，組織共耕制，成立集體農莊，以及用蘇維埃農莊底力量來多方幫助農民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即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已實際證明它有決心，有能力來給勞動農民羣衆以有系統的長期的生產幫助。歷來苦於缺乏農具的勞動農民羣衆不能不極力歡迎這種幫助而走上了集體農莊運動的道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從今以後，工人底舊口號「面向農村」，大概會有集體農民底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有什麼奇怪呢？

最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獲得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我國先進工人担起了這件事情。我在這裏所指的是那些協助農村工作的工人隊伍，他們散佈於我國所有一切主要區域，成十成百不等，奔走工作。必須承認：工人宣傳員是最善於在農民羣衆中進行集體農莊運動宣傳工作的宣傳員，是任何其他現有的和可能的宣傳員所趕不上的。既然如此，那末這些工人竟說服了農民羣衆，使其相信集體巨大農業優越於個體細小農業，何

況現有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就是表明這種優越性的具體實例，這有什麼奇怪呢？

這就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中的成績所由長成的根源，而這一成績，我認為是近年來所有一切成績中最重要和有決定意義的成績。

「科學」底反對意見，即反對組織面積五萬至十萬海克脫不等的大規模穀物工廠，而認為組織這種工廠是不可能而且不適當的意見，是已經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實踐已把「科學」底反對意見推翻，並且再次表明了，不僅是實踐應當向「科學」領教，而且「科學」也不妨去向實踐學習學習。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規模的穀物巨型工廠是無法生長的。但我們的國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個「小小的」區別是不可忘記的。在資本家那裏，因為有土地私有制，所以不預先購買大批田地，或不繳納絕對地租，便不能設立大規模的穀物工廠，而為要購買大批田地或繳納絕對地租，就要使生產擔負極大的費用。而在我們這裏，恰巧相反，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既沒有什麼絕對地的費用。而在我們這裏，——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造成使大規模的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租，也沒有土地買賣制，——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造成使最高限度的利潤，至少是順利條件。在資本家那裏，大規模的穀物農莊底目的是要獲得最高限度的利潤，而要獲得適合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否則資本家就根本不會樂於設立穀物農莊了。而在我們這裏，恰巧相反，大規模的穀物農莊也就是國營的農莊，這種農莊為保證其發展，並不需要最高限度的利潤，也不需要平均利潤率的利潤，而能以最低限度的利潤為限，有時並且不需要任何利潤，——這種情況也造成使大規模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

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既沒有什麼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信貸，又沒有什麼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稅率，而在以幫助社會主義部份爲己任的蘇維埃制度下，却實行着，而且將來還會實行這種優待辦法。高貴的「科學」竟把所有這一切都忘掉了。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底斷語，即妄稱（1）農民不會加入集體農莊；（2）加緊速度發展集體農莊，只能使羣衆不滿和工農聯盟破裂；（3）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4）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就會使國家得不到糧食等語，是已經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所有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陳腐論調，都遭破壞而被打得粉碎了。

第一，農民已加入了集體農莊，而且是整村、整鄉、整區一同加入了集體農莊。

第二，廣大的集體農莊運動，不僅沒有減弱工農聯盟，反而更加鞏固了這個聯盟，給了這個聯盟一個新的生產的基礎。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基本農民羣衆還有什麼嚴重的不滿，那就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底集體農莊政策，而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在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民方面，還趕不上集體農莊運動底發展。

第三，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大路」問題的爭論，是只配愛恆瓦里得和斯列樣科夫這班年輕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去從事的學究式的爭論。很明顯的，在廣大的集體農莊運動還沒有發展的時候，合作社底初級形式，即供給合作社和銷售合作社，本是這樣的「大路」；而當合作社底高級形式，即集體農莊已經出現的時候，集體農莊就成爲發

展「大路」了。如果不用括弧來講，那就要說，只有列寧底合作化計劃，才算是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這個計劃包括所有一切農業合作形式，由初級形式起（供給的，銷售的合作社），一直到高級形式止（生產的，集體農業的合作社）。把集體農莊與合作社對立起來，就是侮辱列寧主義，而暴露自己愚昧無知。

第四，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我們沒有進攻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如果我們沒有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那我們現在就不會有今年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所得到的這種有決定意義的成功，也不會有現在國家手裏所有的幾千萬普特不可侵犯的穀物儲存了。而且可以肯定斷言：因為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走出缺乏糧食的恐慌，或者說已經走出了這種恐慌。如果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愈益迅速發展下去，那末再過兩三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一定會成為最富有糧食的國家之一，甚至也許會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糧食的國家。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究竟是什麼呢？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就是現時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已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幾人一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以至整州一同加入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中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一根本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過去這一年來的最重要的成績。

托洛茨基主義底孟什維克「主張」，即認為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基本農民羣衆來建設

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是陷於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中農已經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大家都看得見：工業農業五年計劃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而那些不相信我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是沒有權利來慶賀我們五年計劃的。

各國資本家妄想在蘇聯會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即『神聖的私有原則』，已在崩潰下去而化為灰燼。他們所認為是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已紛紛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度』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制度的軌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已在崩潰下去。

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國資本主義分子拚命企圖掀起舊世界一切勢力來反對實行進攻的社會主義，因而使階級鬥爭尖銳化。資本是不願意『生入』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最近以來，資本家底忠實惡狗，如司徒盧威輩與黑先輩，米留可夫輩與克倫斯基輩，唐恩輩與阿布拉莫維奇輩狂吠起來，反對波爾什維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陷於破產，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呀。

階級敵人這樣瘋狂的憤恨，資本走狗這樣兇惡的狂吠，若不是證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困難戰線上確實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又是證明什麼呢？

列寧說：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